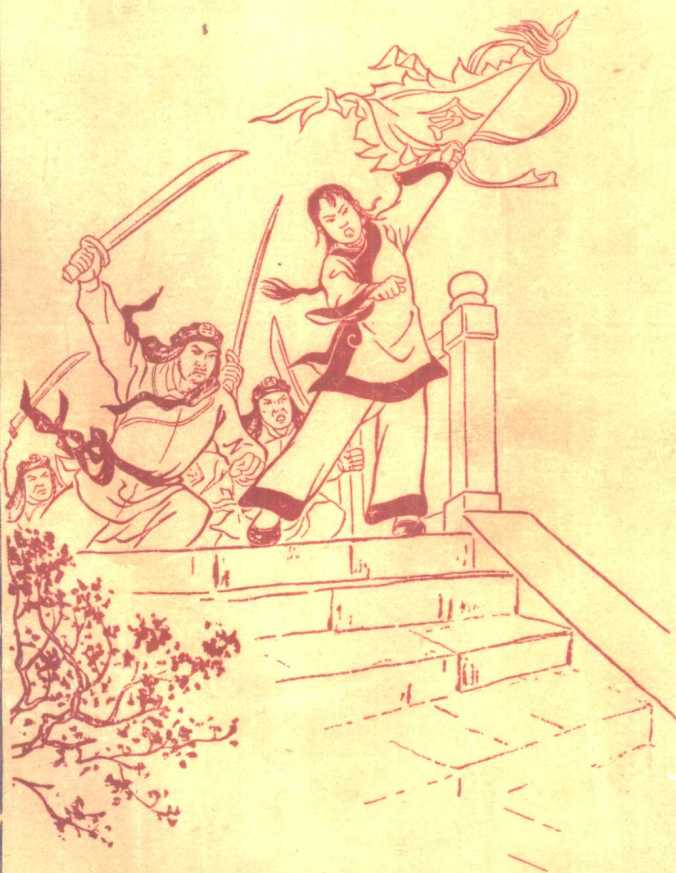


义和团传说故事

张绍桓包打西什库

張士杰搜集整理



44.7E
549-1



義和團傳說故事

張紹桓包打西什庫

張士杰搜集整理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1960

44.7E
549-1

張紹桓包打西什庫

义和团傳說故事

搜集整理者 張 士 杰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上海康平路155号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94号

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6 3/8 插页：12 字数：125,000

1960年4月第1版 1960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-40,000册（内装面装2,000册）

统一书号：10078·1490

定价：(六) 0.56元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共收義和團傳說故事二十一篇，
這些故事真實生動地反映了義和團反帝、
反封建統治的鬥爭，立場鮮明，鬥爭意志高
昂，充滿了革命的樂觀主義精神，思想性和
戰鬥性極強，是進行革命傳統教育的很好
教材。

目 次

“秃和尚”吓退了何瘸子	1
鏢王二霸	4
砸匾砍举人	15
倪进士和二毛子	29
黑鴨救母	35
战采育	53
大报仇	65
少爷和侯七	77
砍“洋娘們”	96
刘黑火烧胡大疤痢	104
鳳河灣	111
刘聚	119
乐二爷摆陣	132
聶該死想吃鈴鐺面	145
張紹桓包打西什庫	151
义和团打洋教堂	165
可恶的馬三元	178
鞋	186

铁匠的刀 189

卖甘蔗的上法 192

苗大哥 195

“秃和尚”吓退了何瘸子①

这是光緒二十六年四月間的事。

这年春天，从南边傳来了义和团——一府傳一府，一县傳一县，一村傳一村，日子不多，义和团就遍地都有了。

永清县的义和团起得最快、最早。大师兄叫“秃和尚”。其实他不是真正出家的和尚：那时候人人都得梳辮子，不梳辮子就是造反；义和团一起，管他三七二十一呢，大师兄就把辮子“嘎”了，后来才落了这么一个外号。

“秃和尚”領着义和团，在永清县里杀恶霸、砸財主、拿二毛子、捉洋毛子、燒教堂、打官兵、砸賭局、宰收稅的……可鬧騰欢啦！把那些吃人害人的东西們硬給打得鷄飞狗竄的。

县官生怕义和团来抄衙門，吓得四門紧閉，就写了本章，連夜派人往京里送——求皇上快調兵馬抄灭义和团。

皇上真的派兵馬来了。

領兵的姓何，腿瘸，人們都叫他何瘸子。何瘸子又是圣旨又是宝劍，騎着大馬，帶着大队官兵，真是威风凜凜、杀气騰騰，搖旗吶喊地就朝永清县开上来啦。

何瘸子帶領大队官兵要抄永清的义和团，“秃和尚”得到这个信息以后，立刻就撒帖子請团。你猜怎么着？后晌撒出

的帖子，沒等鷄叫，全县的义和团都来了。“秃和尚”領着义和团就朝官兵迎了上去。

就在永清县界上，义和团和官兵碰上了。

义和团立刻摆了陣势，截住何癩子的去路。何癩子勒馬一看哪——好家伙，光义和团的大旗，一杆挨一杆地就橫插了七八里；大旗后边，一眼望不到边的义和团，刀山人海，包头染紅了半边天！何癩子吓得差点沒摔下馬來。他急忙下令：所有的官兵誰也不許再朝前迈一步。这时候，“秃和尚”手提大刀，闖了上来。何癩子吓慌了，一时不知怎么应付，忙一抱拳对“秃和尚”說：

“將軍，您好哇！”

“你管我好不好呢！”“秃和尚”一指何癩子問道：“何癩子！你想上哪去？”

“我……啊，我哪也不想去。”

“放屁！”

“是……啊，我是想进永清县办点事的。”

“你怎么来的？”

“我騎馬来的。”

“再騎馬回去！”

“啊，將軍，……我——我有圣旨啊。”

“拿圣旨来，我先擦了屁股再說！”

① 这篇故事是根据一位葛姓老人(八十岁，农民，河北安次县人)的講述整理的。

“嗨嗨，將軍，別這麼說呀。難道你敢違抗聖旨？這是造反呵。”

“爺們就是要造反！”說着，“禿和尚”把包頭一扯，指着沒有辮子的腦袋說：“看見了嗎，何癩子？”說着，回手又一指永清縣：“何癩子，我告訴你——如今永清縣是爺們的啦，我們想怎着就怎着！何癩子，你不是想進永清縣嗎？這也不難，”說着，“禿和尚”擺大刀一個箭步竄上去，“——先切下腦壳再進永清縣！”

“活爺爺，你先別動刀哇！”何癩子一邊急忙往回勒馬，一邊搖着手說，“活爺爺，你不是不讓官兵進永清縣嗎？這也不難——你們不讓進，我們就不進。”說着，何癩子急忙調轉馬頭，一邊打馬，一邊下令：“小子們，咱們怎麼來的就怎麼退回呀！”

軍令一下，連何癩子帶官兵，縮頭縮腦地急忙逃跑了——眨眼工夫逃得連個影也不見啦。兩陣交鋒，刀槍沒動，生生地就把大隊官兵給吓退了！哈哈！

一九五八年十二月記于武清董常甫村

劍 王 二 霸

这时候還沒鬧义和团呢。

有个財主，大伙都管他叫王二霸——不光有錢，他跟县官是盟兄把弟，专靠欺压人活着，要多霸道有多霸道。大伙沒有不恨他的，連猫見了都要朝他呲呲牙。

馮村跟王二霸的村子是邻村。这村有一家姓馮的：一个半病身子的老爹，一个儿子叫大长；家里很貧苦，只有两亩地——这两亩地就是馮家的飯碗子啊。

一天，王二霸酒足飯飽以后，撑得难受，就提着画眉籠子到田里去溜弯儿，想消消食。这时正是春天，大长正在地里种地。王二霸蹣到这里一看：这小伙子强力壯活儿好，这两亩地靠河傍水土性强，立刻就饒得“咕冬”咽口唾沫。王二霸不認得大长，大长可認得他，知道他平常橫行霸道，不干好事，心里早就恨他了。王二霸問大长：

“哎！你是哪村的？”

“反正不住在天上。”

“你身子骨够壯实啊！”

“反正不是吃昧心食长壯实的。”

“你的活儿干得不錯呀！”

“反正本領誰也搶不去。”

“這地准是你家的吧？”

“反正不是霸來的！”

王二霸是打算問問大長：他是哪村的，地是誰家的，好把地霸過來，好把小伙搶去當長工。誰知打算沒成，王二霸倒被大長氣成個大肚子蝟蝟，只好一甩袖子走了。

常言說：“不怕賊偷，就怕賊想。”王二霸回去以後，就一邊派個狗腿子出去打聽，一邊暗暗想主意。這天，狗腿子回來告訴王二霸：大長種完了地，到外邊做短工去了，家里就剩個老爹。王二霸暗喜，給了狗腿子二百塊大洋錢，狗腿子忙到馮家去了。

大長真沒在家。春天青黃不接，窮人家的日子最難過；大長把家里僅有的一點面，給爹做了三天吃喝，他便到外邊去做短工——掙幾個錢回來好別斷了烟火。老爹正坐在炕上搓麻繩，忽然進來個人。老爹不認得，“進門是客”呀，就忙讓炕上坐。這人說：

“我坐不住，還有急事要辦。我是路過這裡，給你送錢來的。”

“錢？”

“啊。是你兒子托我捎來的。”

“多少？”

“二百塊。”

“啊？不會吧？別說我兒子剛出去一天，就是當十年短工也掙不了二百塊呀！別說掙了，就是典房子押地，也換不來這

么多錢呀!”

“嘿，难道这还有錯？快收下吧！”

这人把錢“嘩啦”往炕上一扔，就急忙轉身走了。碰上这样缺头少尾的事，老爹可快糊涂死啦，怎么想也解不开扣儿，不由地就往这条道上想了：別是儿子在外边沒做短工，偷誰摸誰，拦路搶劫了？真要是这样，回来非打死这小畜生不可！

第二天，送錢的人又来了——后边紧跟着王二霸。老爹一見王二霸，不由地心里一跳，“恶人登門必有禍”，忙把拐棍子握个怔紧。老爹問王二霸：

“我一不該你的，二不欠你的，截村隔道的，到我家来有什么事？”

“当然有事啦。我問你——那两百块洋錢呢？”

“存着哪。这关你什么事？”

“这錢是我的！”

“你的？”老爹忙一指昨天送錢的那个狗腿子：“他就是証人——錢是我儿子托他捎来的！”

“对呀，”狗腿子忙說，“錢是我給捎来的。可是，那是你儿子向王二爷借的呀！”

“啊？原来是这么回事！”老爹气得立刻罵起儿子来：“小畜生啊小畜生，你干么要借錢！別說还湊合吃上飯，就是餓死也不能借这样的錢啊——这是什么錢呀！”說着，老爹一掀炕席，把錢拿出，对王二霸冷冷地說：“这錢我半个也沒动，你拿去快走吧！”

“好吧。”王二霸伸出这只手接过錢来，忙又伸出那手

說：“拿來！”

“什麼？”老爹怔了。

“錢！”

“不是如數給你了嗎？”

“給我了？”王二霸倒背雙手，伸長脖子對老爹說：“你可懂得兩句老話？”

“什麼老話？”

“吃人家的？”

“嘴軟。”

“拿人家的？”

“手短。”

“殺人？”

“傷命。”

“欠債呢？”

“還錢哪！”

“哈哈，這就行啦！這就行啦！”王二霸一邊腆肚子哈哈大笑，一邊指着自己的腦殼說：“老头子，你總得有個耳聞吧？二令我撒糧放帳，都是一本生一利的；借錢的人只要一摸本，就得給利錢：這是我多年的老規矩了。這兩百塊錢，你借用了一夜，連本帶利总共四百——兩百的本還了，兩百的利呢？”說到這里，王二霸又把那只手伸出：“拿來！”

“王二霸！”老爹氣得直哆嗦，“世界上有這樣的事嗎？”

“老劣種！”王二霸一耷拉臉蛋子，“你想狡賴？嘿嘿！”

“王二霸，是我狡賴，是你霸道？你把人欺侮得連啞叭都

要說話啦！你——”

“得啦得啦！”狗腿子忙上來打合，對老爹說：“錢是你家借的，証人就是我。王二爺放帳的規矩，縣太爺早已點過頭。你想狡賴白找苦吃。我看哪，連你的老骨頭搭上也是還不起兩百利錢的。這樣辦吧：你家不是有兩畝地嗎？就以地頂利得了——咱算個頭等價，十塊錢一畝，可還差一百八十塊大洋錢呀？這也不難辦：你兒子不正年輕力壯嗎？就讓他白給王二爺當十八年長工吧！”

狗腿子說完，一撩大褂子，“嘩啦”掏出一張早已寫好的文書和一管筆，兩人分頭架住老爹一只胳膊——老爹病病歪歪地哪鬧得過他倆——硬強着在文書上畫了押。兩人剛一松手，老爹立刻抄起拐棍子：

“王二霸，狗日的！你把我们穷人欺侮得入地三尺啦！”

老爹罵着，掄拐棍子就打，王二霸一閃身，老爹打個空，“扑通”栽在地上；王二霸回手掀起一塊炕沿磚，猛地朝老爹頭上砸去，“叭——”老爹登時腦漿迸裂。

王二霸和狗腿子急忙走出了馮家。

常言說：“不怕人惡，就怕理虧。”王二霸原來打算是：先讓老爹畫了押，等大長回來就按文書辦事，不依就告到當官，這場官司准輸不了；沒想到，就連一個窮老头子也不順順當當地受他欺壓呀。這回出了人命，老爹的一個兒子還好說，大伙要都不饒可就不好辦啦。可是王二霸心里還有譜兒——每回他一打死人，縣官准給他做主；這回，王二霸又坐着轎車子進衙門見盟兄來了。

王二霸見了縣官，把事一說，縣官忙問：

“你不就打死一個人嗎？”

“啊。”

“打死千兒八百也不碍。咱們屬官，老百姓屬民，咱們有王法和官兵，收拾老百姓還不容易。盟弟呀，你先歇着去吧，明天我就派人同你去。”

第二天，縣官就派了一個武官帶着一伙子官兵，跟王二霸來了。誰知剛進家，就有人報——大長拿着一條鋤杠，還跟着一幫老百姓，怒火沖沖地找上門來了。王二霸忙和武官一咬耳朵，各自點點頭。原來鄰居知道這事以後，就一邊忙合着裝殮老爹，一邊派人去找大長。可是誰也不知大長上哪去了，今天一早才找到的。大長跪在老爹身旁痛哭一場，抄起鋤杠就來找王二霸，大伙也不約而同跟了來——要為大長爭氣說理。來到王二霸家，大門緊緊地關着，大長上去，兩鋤杠就給砸開了，大伙跟大長“呼啦”闖了進去。大長一看：大厅上坐着一個武官，兩邊排着兩大隊官兵，各持白閃閃的武器，王二霸倒背雙手站在大厅的台阶上。一見大長和大伙，王二霸對大長冷笑道：

“我還正想去找你呢，你來了正好。”

“狗惡霸！你殺了我爹，還要去找我——小爷爷來啦！”

大長罵着，擰眉咬牙，掄鋤杠就要甯上去，大伙也緊緊跟了上來。哪知武官一揮手，官兵立刻擺刀槍把大長和大伙拦住。王二霸對大長說：

“你爹死了，那是小事。我告訴你——你爹借了我的債，

还不起利錢，把地和你都典押給我啦！”

“狗惡霸！我爹什麼時候借你的錢來？”

“哈哈，小子，你敢狡賴？‘人俊不怕看，帳清不怕算’。這裡也有官，也有民，文書上有你爹畫的押，咱把文書念給你听！”王二霸把文書念完，回身朝武官一作揖：“大人，求您公斷吧！”

武官立刻說：“文書上怎樣写的就怎樣辦。馮家要不服，王法難容！”

大長一听，气得連話都說不出來了，晃鋤杠就朝上打；誰知官兵早已先動了手，七手八腳地拿下大長，捆到後院去了。大伙早就氣壞了，一齊指着王二霸罵道：

“狗惡霸，你打死人還不算，還要捉人！”

“狗惡霸，把大長放出來！”

“狗惡霸，得給老爹償命！”

王二霸忙對大伙嚷道：“我還沒顧得理你們，你們這幫勞小子倒要登鼻子上臉啦！”王二霸一指大伙，對武官說：“這幫勞小子無故闖進我家，又砸大門又闖宅，這是想殺人放火啊！這是要造反哪！”王二霸朝武官又作個揖：“大人，求您公斷吧！”

武官立刻說：“不能讓這幫勞小子造反，快把他們赶走！”

官兵象群惡狼，竄進人群，連踢帶打，外帶舞刀槍亂砍亂扎。大伙被官兵趕散了，有的還受了傷。可是大長被捆以後，大罵不休。王二霸就叫人把他吊在月亮門口的那棵大樹上狠打。打得死人打不死心，大長仍是潑口大罵，死也不屈服。正在這時候，王二霸的五個長工收工回來了，打頭的对四個長工一使

眼神，說了一聲：“走！”五個人一齊來見王二霸。打頭的对王二霸說：

“东家，甬打他了——打坏了身子怎么干活呀？”

“唉，这小子擰勁挺大，不打不行啊！”

“东家，甬打了。打也是不行的。把他交給我們吧！”

“交給你們？”

“啊。交給我們以后，过不了三天，保管他老老实实听你使喚。”

“他要是不依，再逃跑了呢？”

“我們哥五个愿拿脑袋担保！”

“好啦，就依你們吧。”

大长立刻被放了下来，长工們把他領到外院长工住的屋中去了。大长对打頭的問道：

“你把我弄到这里来，打算怎着？”

“不讓你再挨打。从今以后，你就跟我們入伙吧？”

“呸！”大长狠狠啐了打頭的一口。“平日我就恨王二霸，如今他又砸死我的爹，又把我欺侮到这般地步，我吃了他都不解恨，你倒讓我去侍候他！亏得你們也是穷人，就这样没骨头，丢人，現眼！你們愿給王二霸低三下四，我可不愿給他低三下四呀！”

“大长，”打頭的擦去臉上的唾沫，“你知道我們是怎样給王二霸当长工的嗎？——也跟你差不多呀！”

“那你們为什么不报仇？”

“大长，你是鬼迷了心吧？眼下王二霸这么大势力，咱惹